

# 丰赡的史料 厚重的礼物

## ——从阅读《史料汇编》想到瑞安地方史保护研究

■郑明理

瑞安文史学者张小宇先生参与主编的《浙江省杭州第十一中学史料汇编》出版了，值得庆贺！收到这本100万字的沉甸甸的史料，我充满了好奇。

我好奇一所中学为何要编写这么厚的校庆史料？我好奇瑞安的张小宇为什么去主编杭州学校的史料？我好奇这本书会有什么价值？带着诸多好奇和疑惑，我阅读了这本书。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杭州第十一中学是一所著名中学，今年迎来百年校庆，这本书就是给校庆的厚重礼物！

学校的起点是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的贞文女学。她是浙江省乃至国内最早创办的女学，贞文女学堂创始人惠兴女士贞烈的办学事迹曾是晚清中国轰动一时的事件。几十年艰辛办学，学校一直是一所扬名于国内的私立女学。1956年，惠兴女学与毗邻的私立东瓯中学合并为杭州第十一中学，而东瓯中学是温州同乡会所办。杭州第十一中学成立以来，培养了包括三位院士在内的一大批人才，其教育成绩为世人瞩目。可见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办学成效显著。难怪她有如此丰厚的史料！

张小宇缘何主编该校史料？近代著名思想家、东瓯三杰之一的宋恕曾参与贞文女学堂的管理，其办学章程就是出自其手。宋恕的女儿亦曾参与贞文女学堂的教学。张小宇因研究宋恕而涉及贞文女学和惠兴女学。再加上东瓯中学是温州同乡会所办，所以说浙江省杭州第十一中学与温州也颇有渊源，著名温籍人士苏步青、夏承焘等皆为东



瓯中学校董，而张小宇对这些人也颇有研究。所以请张小宇主编此书，可谓合情合理。

《浙江省杭州第十一中学史料汇编》，虽是一所学校的校史资料，却能从中看到近代浙江女学发展史和近代浙江基础教育史。她虽是杭州的一所学校校史，也是近代温州区域史研究的延伸，与瑞安也有着密切关系。

由史料中的贞文女学和惠兴女学，我们自然会想到瑞安的吴之翰先生和德象女校。

1906年，热衷于桑梓教育的吴之翰在瑞安县城卫房官（原址在今瑞安剧院）创办了毅武女子初等小学堂。后因女校规模不断扩大，便在县城小沙堤的玉尺书院创办“德象女子高等小学堂”，从此开启了瑞安女子高小教育之先

河。据《瑞安市志》记载，德象女校于1928年并入瑞安立县中心小学。从1906年开办到1928年并校，德象女校办学时间跨度23年，毕业生超过千人。

早在1903年，瑞安的教育先驱孙诒让和萧侃在瑞安城区创办本土女学蒙塾，这也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女学堂之一。而瑞安孙锵鸣的女婿宋恕曾参与贞文女学堂的管理，并起草办学章程。那么，杭州贞文女学、惠兴女学与瑞安女学之间有无关联？在那个年代，杭州与瑞安的基础教育是否也有关系？

我在搜集瑞安洪炳文家族资料时，发现洪炳文之胞侄洪铎也是东瓯中学创建发起人和校董之一。洪铎，字季川，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与著名诗人徐志摩同学。洪铎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科，担任过浙江平湖、丽水、泰顺县长和浙江省地政局局长。1947年2月，温州旅杭同乡会以温州会馆为校址，创办“杭州市私立东瓯中学”，洪铎积极参与。最近我又找到一些与东瓯中学有关的瑞安人资料，如林树艺（曾任遂昌县、新昌县长）、孙孟晋（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文史馆馆员）、洪洪昌（曾任省立湖州中学校长）、陈楚淮（剧作家，曾在浙江大学外文系任教）。这些瑞安人到底参与了东瓯中学的哪些具体工作？瑞安是否还有其他人东瓯中学有关系？都有待深入研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由《浙江省杭州第十一中学史料汇编》，我想到了瑞安史料保护、整理、挖掘、运用和研究的重要性。

## 一轮落日挂在秋林的上空

■孔令周

太阳西沉  
我们在各自的路上朝圣  
秋日的林荫道  
冷峻  
恰如我们的生活  
也会有一些橘黄的光线  
穿过密密的丛林

我们一前一后  
一前一后  
像两艘并行的船  
群山环绕  
炊烟四起  
正化作过去的回音

## 沉浸

■郑亦虹



去年的一天，学生雪梅说杭州新开了一家沉浸式酒馆，约饭局。我心头顿爽，手掌一拍，好！

穿过武林街道，进入这家酒馆，馆内木制的雕花小轩，轩内洁净的方桌，轩外小桥流水，流水旁桃花斜出，汉服姑娘上菜的、倒酒的，唐装小伙耍宝的，叫卖的，熙来攘往，让你目不暇接，分分钟秒穿越到古代。衣袂飘飘的姑娘接待我们坐到小轩里，斜倚栏杆，四周景色尽收眼底，时而音乐响起，环肥燕瘦、轻歌曼舞；时而灯光四射，美女娉婷，袅娜而过；我们一会儿喊汉服添菜，一会儿和唐装互动，意兴盎然，我们不是在喝酒，而是沉浸在唐宗宋祖的故事之中了。

无独有偶。前些日子我和朋友去平遥旅行，看了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也沉浸了一把。《又见平遥》讲的是32个镖师舍生取义的故事，整场演出不是在舞台上，而是演员、观众、舞美、道具等都掺在一起，一边是演员在演戏，剧情在发展；一边是观众跟着剧情走，参与了演戏的过程。

比如有场戏“送镖师出镖”，大家来到一条古街上，精壮的镖师将要启程，平遥城里的男女老小出城相送，人们或相拥嘱托或执手相看泪眼，这时我身旁的一个大嫂（演员）指着一个古装妹子问我和朋友：“陌陌的男人要出镖了，你们要去安慰她吗？”我俩马上意识到这是沉浸式演出，转头对陌陌姑娘说：“你

家男人今天出镖，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不要担心噢！”话音刚落，忽听大鼓高亢轰鸣，街上人头攒动，镖师队伍出镖了，摆在车上的大鼓紧随，我们跟在后面。我忽觉这个轰隆隆的鼓声强烈而悲怆，声声敲击在我的心头。因为剧情的发展，这32个镖师的结局是魂留他乡的，我的眼睛顿时模糊了，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再看身旁男人和我一样，眼睛都红着，大家都沉浸在壮士出征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剧情之中了，那一刻谁也没有感觉这是看戏。

一个酒馆，一场演出，再平常不过了，却时时在我心中荡起涟漪，这都是因为我的心沉浸了的缘故，那时的我，角色的代入，回忆的唤起，和氛围、和情节共鸣，甚至共情了。

其实，这样的沉浸，在许多歌手的演唱会上也出现过。比如2023年张云雷天津的演唱会上，当张云雷在两个贝斯手伴奏下迈出销魂的两步舞，摇曳生姿，那久别归来的陌上少年红唇白齿，唱出《月儿像柠檬》时，台下观众如痴如醉，大喊着：“张云雷，我爱你！张云雷，我爱你！”然后全场合唱，有观众甚至激动地差点昏过去。

张云雷仅仅是个相声演员，论声线，和国内许多歌手不能比，却能够得到歌迷如此拥趸，为什么呢？应该是他面对艰难困苦所表现出的勇敢和坚毅吧！2016年，张云雷意外从高处坠落，身上十几处粉碎性骨折，全身被植入

100余枚钢钉。换做一般人，单单就对付这么多的钢钉已经够呛了，哪来的意志和精神再去做什么相声和演唱事业啊。可是张云雷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以惊人的毅力医病、养伤、练歌、学舞，除却身上的钢钉后，以美少年的姿态站在大众面前，哪个人不惊讶，哪个人不钦佩，哪个歌迷不怜爱呢？人们在他歌会上沉浸进去的是同情、是感动、是支持！

最近在澳门开演唱会的刀郎，其演唱会的门票在网上9秒钟被一抢而空，演唱会当天，会场里面16000人，会场外面几万人。当场内传来刀郎唱某首歌时，场外的歌迷也合唱这首歌，仿佛那晚整个澳门的天空都在下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

其实，刀郎50多岁了，廉颇老矣，演唱会上高音提不上来时，他会叫一声“徐子尧”，然后他的女弟子徐子尧就会飙高音上去，跟刀郎的歌来个完美的接壤。

那么这么多人，从世界的天南地北、四海八方赶来，半夜三更聚集在澳门银河综艺馆门口究竟为了什么？

为的是参加演唱会啊！刀郎的演唱会与其说是歌会，不如说是一场青春的回忆。有多少人，当年听刀郎歌时还是倜傥少年，再听时，已是沧海桑田；有多少人，当年听刀郎歌时还是风花雪月，再听时，已是劳燕纷飞。

刀郎的演唱会与其说是歌会，不如说是励志大曲。刀郎唱的是人间冷暖、世情淡泊的江湖，唱的是跌宕起伏、坎坷不平的人生，唱的是坚如磐石、坚持到底的意志。

当刀郎唱到《谢谢你》这首曲子时，台上在哭，台下也在哭，整个场馆里只有眼泪在飞。那一刻歌者与听者身心交融，那一刻歌者与听者心意相通。

人们在刀郎演唱会上听的不是歌，听的是人生、是情感；是不屈、是不平；是心酸、是泪水；是坚毅、是勇敢……

坐在家电脑前看演唱会小视频的我也在哭。我沉浸了，我更沦陷了。



## 坎珂求学路

■施正勋

接到要筹办原塘下中学同学会的通知时，不免大有感慨。整整六十年了，当年的懵懂清纯少年，如今满脸沧桑一头白发，回首往事，怎不让人唏嘘。

最难令我忘怀的，是那游弋于塘河中缓缓而行的河轮。一艘机动尖头船后面拖着几艘客船，旅客从东门轮船埠头依次上船后，把大件行李放置在船背，便进入船舱落座。轮船按时启动，一路沿七铺塘河逶迤而去，终点是温州小南门。我们必须在河口塘埠头上岸，再步行几十分钟，才能到达位于仙岩寺的住宿处。可以沿河边的石板路行走，路较平坦，但路程略远些。从埠头到住宿处，还有一条直插的田间小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晴天行走还可以。

那河轮的舱厢仿佛一个小型会客室，旅客自然是临时群众。正应了一句俗语：凉排下朋友——弗长久。虽然沿途每个埠头有人随时上下船，却基本秩序井然。舱厢内的人物更是三教九流、老少皆有，俨然是个小集市。在短暂的聚集间，除了可以通过观察窥测人间百态，还有一些临时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唐老师讲笑话。阿唐老师约50岁，因眼瞎，方言称之为“瞶唐”，故简化引申出“阿唐老师”的称谓，他时常在温州河轮的舱厢内穿行，船一开动，便用那嘶哑的嗓音讲各类笑话。内容包括乡土、人情、历史，曲折离奇，配上抑扬顿挫的语调与幽默诙谐的语言，令人捧腹不已。他有很强的讲述把控能力，能在每个靠埠的间隙时限内讲完一段故事，然后就有旅客掏出零钱放入他的专用布袋。

还清晰记得当年的宿舍。我们最早入住名闻温州地区的古刹圣寿禅寺，当地人称“仙岩寺”。房间是原来僧人住的地方，窗外正可见到流传中的“流米岩”。第二年，住宿迁到方丈楼上层的原僧舍，下来吃饭要经过一段狭长阴暗的小道，毕竟是未成年的孩子，夜晚上下总感觉几分阴森。

我们刚入学时，每逢周末都要回家一趟，顺便捎带点上学的“肴配”与衣物等。开始是坐轮船，后来，有几位稍年长的同学发起步行回城的倡议，响应的同学便相约同行，以男同学为主。于是，周六吃过中饭，就轻装齐集，从仙岩寺先到河口塘，再沿河路行走，到了岑岐，再沿104国道直到东门轮船埠头。因为年少，开始时一趟必须不停歇地行走三个多小

## 舌尖上的“下洋晒”

■林南斌

又盼来鱼肥风干的日子，那是渔人晒鱼鲞的时节。

初冬的阳光没有夏日的炽热，也没有春天的明媚，却带着一份独特的温柔，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连骨头都酥了。它是薄如蝉翼的轻纱，缓缓地把你裹住，给人一种静谧的温馨。此时，远方一阵略带咸味的风从耳边掠过，仿佛有一种熟悉的味道在我舌尖上跳跃，我开始想念小岛上那独有的“下洋晒”了。

温州人把北麂岛叫做“下洋山”，也有把飞云江口以外近海及岛屿叫做“下洋山”的。北麂岛离瑞安市区37海里，是瑞安唯一的海岛乡。也许是小岛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才造就了此等人间珍馐，那柔和的阳光伴随狂野的西北风，令渔娘们晒的鱼鲞自然鲜美、恰到好处，当地人都称之为“下洋晒”。

丁香坦是北麂乡的商业街，也是最好的晒场。街上仅有几间小店，却能满足岛上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然而这里地面平坦且空旷，日照充沛，一到冬天，街巷里到处飘荡着鱼鲞的鲜香。放眼望去，晒场上一大片色泽鲜亮的鱼鲞，远近高低、错落有致，泛着银光，散发着大海的气息，是风景也是风味。

剖鱼鲞是渔娘们的“女红”，手艺尤其讲究。我们平时见到最多的是剖鲳鱼鲞，从鱼尾落刀，干脆利索，沿着鱼的脊背“深入浅出”，直达头部，然后稍使点劲，把鱼头从中间劈开，一气呵成，略呈扇形的新鲜鲳鱼鲞就剖好了。

晒鱼鲞，要选择缝隙大易通风、透气好的工具，不外乎竹篾、篾席、渔网之类的东西。竹篾，是过去农户用于晾晒农产品的竹席，常把它卷成筒状，用到的时候展开、铺开，非常实用，渔家人常用它晒海货。篾席、渔网则通透且耐用，晾晒效果甚佳。

渔家人好客，凡有亲朋好友上门，就热情地拿出刚捕获的海鲜和独具海岛特色的“下



洋晒”招待客人，同时也会毫不吝啬地端出家酿的糟烧（当地人叫“人家烧”）开怀畅饮。畅饮的场面总是那么粗犷热烈、酣畅淋漓，有点类似于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当地民谣是这样唱的：“江蟹满是膏，雄鸡炒大蒜，炖鱼味最高，老酒味忒甜。”渔家人劝酒的方式也很特别，叫做“拎落筛窄贡”（闽南语音译，意思是“先喝下再说”）。渔民称喝酒为拎酒（闽南语音译），听起来很有趣。

有酒，当然还得有故事。在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小岛上，一边品着海鲜，一边吹着海风，听渔民讲一段有关海的故事，别有一番情趣：“相传虾蛄和龙头鱼（俗名水潺）本是邻居，它们在水族科考中高中文、武状元。到了授冠那天，虾蛄一贪心，便将文状元的冠帽和武状元的头盔都据为己有。你别看它头戴盔、脚套帽，威风凛凛的，可一见龙头鱼便羞愧难当、缩成一团，成了龙头鱼的腹中美食……”故事看似荒诞，却给这座小岛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大批海产品摆上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满足了味蕾的享受。然而，这种正宗的“下洋晒”却成为餐桌上的“稀客”，那是经过阳光沐浴和海浪洗礼的自然馈赠，尝上一口就会入味入心，念念不忘……